

牛棚名旦舒綉文

銀海豔星錄之廿五

(本文插圖刊第43頁)

莫珍莉

失足遺恨咎由自取

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，劇運的蓬勃興盛，前所未有的。當時，在日本飛機不分晝夜轟炸下，仍有許多知名劇團持續公演，抗建堂成爲話劇演出的大本營，而國泰和唯一等一流的電影院，也偶爾演出話劇。

在話劇界中，有許多光芒四射的演員出現，爲大家所公認的有「話劇四大名旦」白楊、舒綉文、張瑞芳和秦怡。其中白楊，已在本刊今（一九七七）年三月號翔實介紹，現在本篇要報導的是「名旦」之二的舒綉文。

舒綉文幼年時，跟阮玲玉、王人美、周璇、夏佩珍、凌波等一樣，家境貧苦，身世坎坷。但是，命運之神不能擺佈整個的一生，人處患難的境地，猶如香草之受壓榨，愈壓愈芬芳；古今許多奇女子的身世，恰是如此。舒綉文自幼即跟窮困奮鬥，後來居然成爲我國三、四十年代的影劇雙棲藝人，與白楊、張瑞芳和秦怡齊名，合稱「四大名旦」。

不幸，於抗戰勝利後，受左派影人所散播灰文綉舒旦名標牛

暗思想及紅色毒素蠱惑的影響，棄明投暗；雖曾活躍一時，但在中共的「文化大革命」期間，被迫參加勞改，接受批鬥，打成「歷史反革命」藝術人，最後押往「牛棚」學習改造，被譏諷爲「牛棚名旦」。她自幼體質嬌弱，經此痛苦不堪的肉體和心靈的雙重折磨；於是民國五十七年併發心臟病，死時年僅五十五歲。可謂「歷盡滄桑一藝人」，終其一生，失足遺恨，她跟許多左派藝人一般，結局悽慘，咎由自取！

舒綉文原籍安徽黟縣，於民國四年七月十八日生於安徽省城安慶，乳名彩雲。她的父親名叫子胄，是一名在中學任教的文史教員，母親許佩蘭，擔任中學體育和編織教員，說來是一個清高潔白的教育家庭。

在她六歲那年，她的父母認爲敎書工作，發展有限，趁還年輕的時候，不妨外出闖一番事業。於是，舉家遷往北平，父親改行考進郵政局任教職，母親在家撫育他們姊妹弟五人，操守家務。

舒綉文幼年時，跟阮玲玉、王人美、周璇、夏佩珍、凌波等一樣，家境貧苦，身世坎坷。但是，命運之神不能擺佈整個的一生，人處患難的境地，猶如香草之受壓榨，愈壓愈芬芳；古今許多奇女子的身世，恰是如此。舒綉文自幼即跟窮困奮鬥，後來居然成爲我國三、四十年代的影劇雙棲藝人，與白楊、張瑞芳和秦怡齊名，合稱「四大名旦」。

不幸，於抗戰勝利後，受左派影人所散播灰平話；不幸的是，這時其父因家庭重擔，積勞成疾，染患肺病而失去了工作，一家生活陷入絕境。好在母親擅長編織，做些打毛衣等手工，賺錢貼補家用。

父母雖貧病交迫，仍供給她在小學唸書；十二歲那年，附小校慶排演話劇，她扮演受軍閥槍殺的姨太太，獲得與會來賓和師生的好評，都認爲她有表演的天份。第二年夏天，小學畢業後考進北平安徽中學。只讀了一年，就因家境困苦，繳不出學費而輟學。

舒綉文十七歲時，長得青春秀發，亭亭玉立；但家中無隔宿之糧，最後羅掘俱盡，眼看到幼弟病餓交集而死。她在悲痛之餘，爲了照顧父母及兩個幼弟的生活，咬緊牙關，狠起心腸，化名許飛瓊，跳入火坑，到華北飯店當舞女賀腰維生。

在燈紅酒綠，紙醉金迷的舞池裡，她認識了北平世界日報記者褚某；因她年幼涉世未深，竟將褚某當做可以託付終身的人，居然把少女寶貴的貞操，無條件地奉獻給這個年輕人。這年夏天，其父病重，她爲了盡孝心，借高利貸給父親延醫治病。証料，到期無錢清償，債主臨門催討，

兇神惡煞地說：要將她拉去賣入娼門抵償。她於外情急之時，聽信男友褚某的話，離家遠走上海。到達上海後，兩人無以維生，褚某露出猙獰面目，逼她伴舞賣體；她才發覺受騙了，傷心萬分，幾度要跳黃浦江自殺。

靠演話劇浪跡滬杭

這時，上海開始流行有聲片，極需純正國語配音人才，經顧文宗推薦，到天一影片公司先教老闆娘陳玉梅講國語，糾正其發音。工作態度良好，深獲老闆邵醉翁賞識，派她擔任我國第一部蠟盤錄音有聲故事長片「歌女紅牡丹」的配音演員。

該公司新片「芸蘭姑娘」開拍，導演是老闆邵醉翁，女主角是老闆娘陳玉梅，他倆有意栽培舒綉文，叫她客串只有一個鏡頭的臨時演員，誰知初次拍片情緒太緊張，當她拍攝迎着鏡頭快步走路時，不慎被地上的電線絆倒，跌得四脚朝天，浪費了數尺膠片。邵導演大發雷霆的說：「舒小姐，儂阿曉得片子幾鉗一呎？」她因當場受辱，面子上掛不住，遂憤而辭去「天一」職務，發誓要學會演戲。

在那一年的冬天，她參加上海集美歌舞劇社，專演舞臺劇，曾隨團至嘉興、常州、蘇州及湖州等地演出；她演出的首齣話劇「活路」，初試啼聲，尚頗稱職。不久，她在「若把西湖比西子，濃妝淡抹總相宜」的杭州，排演多幕劇「名優之死」，扮演戲份吃重的女配角劉鳳仙。由於，賣座不理想，話劇社關門大吉。

翌年，她爲了生活，饑不擇食地加入共黨籌組的五月花劇社，演出「亂撞」，「樑上君子」及「居住二樓的人」等獨幕劇。旋又赴杭州演出「合作之初」，當國民黨浙江省黨部派員審查時，仍按原劇本演出。詎料，正式上演時，該劇社的共黨份子巧施鬼計，篡改劇本內容，污穢政府，結果爲當局識破，下令禁演，並逮捕共黨嫌犯分子，查封了五月花劇社；舒綉文亦被驅離杭州。

她回到上海，仍然到處以演出話劇餬口。民國廿二年春，藝華影業公司的創業片「到何處去」開拍，是她從影的處女作，僅在片中擔任配角，飾演一個棄婦，演技甚佳，遂與「藝華」簽訂半年合同，月薪大洋四十元，拍攝了「中國海的怒潮」，袁美雲是女主角；她是配角，扮演奸商的妻子。到年底合同期滿，沒有收入，生活頓成問題，不得已帶着老母和弟妹同北平謀生。

湊巧，唐槐秋率領的中國旅行劇團在北平籌演「梅蘿香」，她應邀飾演配角筱春蘭，化粧够噱，臉上貼着膏藥，一邊狂抽香煙，一邊破口罵人，演絕了「白相女人」的嘴臉，而名噪一時。以後，隨「中旅」到天津，南京及杭州等地演出「有家室的人」等劇。

十九歲那年，她又回到上海，加盟天一影片公司，星運頗爲亨通，一連拍了「女兒經」、「空谷蘭」、「刲後桃花」、「人倫」、「熱血萬歲」、「上海屋簷下」、「霧重慶」、「殘霧魂」、「夜來香」、「兄弟行」等片，雖非挑大樑的女主角，但能同當時的大牌艷星胡蝶配戲，牡丹綠葉，均相得益彰。此後，她經常在京滬一帶演出話劇。

民國二十九年一月，她驛馬星動，隨「中製

公司，來不及拍片，盧溝橋事變爆發，抗戰軍興，不久「八·三事變」又起，上海待不住了。偕妹綿文隨史東山赴武漢，先後演出宣傳抗日救國話劇「夜光杯」，「古城的怒吼」及「中國萬歲」；同年又拍「壓歲錢」、「夢裡乾坤」、「四千金」及「搖錢樹」等片；但都是些低成本的電影。

翌年春天，她接到上海家書，得知大弟因病去世，二弟離家出走，下落不明，老父肺病復發；她要其妹綿文同上海照顧二老，却苦於路費無着。正巧中國旅行劇團準備到香港演出後即回上海，缺少演員，請她幫忙兩齣戲，談妥不要酬金，只要送其妹綿文同上海即可。她對父母和弟妹們的關愛，由此可見。

她在香港幫「中旅」演出「前夜」和「雷雨」兩齣戲，就返武漢，詎料日軍大舉進攻；這動員」，轟動了整個山城；其後繼續演出「中國萬歲」、「上海屋簷下」、「霧重慶」、「殘霧再」及「走」等齣話劇，奠定了她在重慶話劇界的堅實基礎。這一年，她只拍了一部電影「保衛我們的土地」。

「的大隊外景隊人馬，遠赴內蒙古的伊克昭盟孔薩克拍攝「塞上風雲」，同行的有編劇陽翰笙，導演應雲衛，演員黎莉莉、吳茵、周伯勛、陳天國、井森等；舒綉文飾演蒙族青年廸魯瓦的妹妹羅安姬娜。影片內容，以鼓勵國內各個民族團結抗日為主題。

紅色污染棄明投暗

一行由重慶取道成都，沿川陝公路北上，路經中共的「老巢」延安時，停留了三個星期，曾獲得中共頭子毛澤東、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接見；延安文藝界開會歡迎，同時還參觀了抗日軍政大學及魯迅藝術學院。他們在內蒙實地拍片八個月，才全片殺青，於同年十月回到重慶。

民國三十年，是她一生演藝事業的轉捩，她

參加中國劇藝社，在重慶演出歷史劇「天國春秋」，與白楊、耿震等名演員同臺演出，她扮演洪宣嬌；接着演出「棠棣之花」，她與名演員張瑞芳、周峰等合演，她飾演聶政之姊聶嫗；嗣又在「戰鬥的女性」一劇中，飾演艷山紅。不久，參加中國青年劇社，演出「黃花岡七十二烈士」；復在中國電影劇社演出「山城的故事」，她以演等人的影響，有些「棄明投暗」的傾向。

此後，她又主演曹禺所編寫的「蛻變」，精湛的演技，使她與白楊、張瑞芳、秦怡等齊名，同被譽為「話劇界四大名旦」。當時，她遠赴內蒙所拍的「塞上風雲」上映，佳評湧現；旋又與

陶金、黎莉莉、白雲、陳天國合演話劇「藍蝴蝶」及拍攝「血濺櫻花」一片，她已是影劇雙棲的閃亮巨星。

舒綉文因少女時代，被北平世界日報記者樸某騙往上海，騙去了她的愛情和貞操；以後她曾與同臺演戲的左派藝人田洪、劉保羅、龍濯、李清等有過親密關係，但都屬那時流行的「一杯水主義的愛情，大家「玩一玩」就算了。自從她在重慶認識白雲後，便愛上白雲的風流瀟灑，一度雙宿雙飛，形影不離。而白雲的「濫愛」作風，使她憎惡，大吵一架後，兩人分手，可是，她懷孕了，不知到底是誰播下的孽種，故生下來後，是一男嬰，從母姓，取名舒兆元。

抗戰夫人演技出眾

她為填補感情上的空虛，又愛上了體型魁梧的陶金；但陶金也是愛情不專一的人，難以託付終身。最後，她聽從曹禺的勸告說：

「我知道你自幼家境清寒，營養不良，身子單弱；不要再為愛情苦惱，專心演藝事業吧！這樣的話，你的心境會開朗起來，身體也會好起來！」

於是，她聽從了曹禺的話，既已有子萬事足，遂撇開了難以捉摸的愛情，專心琢磨自己的演技，要與白楊、張瑞芳、秦怡在舞臺上和水銀燈下，一較高下。

抗戰勝利，她於第二年——三十五年春天，回到八年不見的上海；且隨「中製」到南京演出古裝話劇「清宮外史」，她扮演慈禧太后。同年

七月，她和十三位思想左傾的同路人拒絕同「中製」工作，遭到停職處分。

於是，舒綉文和白楊、陶金、上官雲珠、周伯勛一同加盟上海嵐崙影業公司，創業鉅片是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，分上下兩集，上集「八年離亂」，下集「天亮前後」。這部影片中將「淪陷夫人」、「抗戰夫人」及「勝利夫人」由男主角陶金把她們串連起來，白楊飾妻淪陷夫人、舒綉文飾抗戰夫人、上官雲珠飾勝利夫人。

劇情以髮妻白楊在淪陷區遭受的苦難，與丈夫陶金在重慶和舒綉文的豪奢，及到上海接收時和上官雲珠的揮霍荒唐，構成一強烈的對比，呈現一般民衆對勝利的失望，與不滿現狀的心理，這是左派份子散播灰暗毒素，離間民心士氣的「統戰電影」。

該片拍成在上海首映時，連滿三個月，神動黃浦江畔，觀眾多到七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四人，是前所未有的國片賣座紀錄；在南京和杭州上映，也一樣轟動，被評為三十六年來「十部最佳優秀影片」之首。

舒綉文在該片中，扮演「抗戰夫人」王麗珍，是一位四川軍閥的刁蠻千金，她的演技可圈可點，充分掌握了劇中人的嬌生慣養，潑辣大膽及凶狠殘毒的性格；因而，被譽為三十六年來最出色的女演員。其實，她在舞臺上及水銀燈下，一向就以飾演性格潑辣，手段厲害的女性著稱，在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中，可謂正對準了她的戲路。

接着，她的星路亨通，為「國泰」、「大同

中
外
雜
誌
文
綉
舒
旦
名
棚
牛

「永華」及「大光明」等公司，先後拍有「裙帶風」、「夜茫茫」、「弱者，你的名字是女人」、「春城花落」、「野火春風」及「大涼山恩仇記」等片；她多半飾演反派女主角，形象突出，易予人深刻印象。

投共病倒得罪江青

民國三十八年春天，戡亂戰局逆轉，大陸幾已大部分淪陷於中共之手，舒綉文於拍完南羣影業公司的「戀愛之道」後，即已露出狐狸尾巴。

因為，這一年五月，她接獲中共總理周恩來的通知，派她擔任偽政權第一屆「文代會」代表，隸屬於南方代表第一團，她共事多年的編導歐陽子倩是她的團長。她於前往北平出席「文代會」期間，會演出「南下列車」，擔任女主角。以後，一直追隨中共演舞臺劇及拍宣傳影片，會隨共軍南下，遠至桂林和雲南等地體驗生活。

她於四十五年九月，隨偽中國電影藝術團前往東德，參加所謂「社會主義國家影展」。回國後，奉調到「北京人民藝術學院」，先後演出話劇「風雨夜歸人」、「復活」、「北京人」及「駱駝祥子」等劇，尤以在後者劇中飾演虎妞一角，形象塑造得異常成功。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，她因南北奔跑，馬不停蹄地為中共効命，乃獲准加入中國共產黨，成為偽虎作倀的正式黨員之一；從此更活躍於赤色的演藝界。據說：她跟中共「人大」委員長朱德「私感」很好，關係親密，因而被朱德提拔她為「人大」安徽代表。

她授共後，整天除了忙於演戲，還得應付各

種「批鬥」會議，生活緊張勞累，以致得了心臟病。五十一年冬，她在北平演出「駱駝祥子」最後一幕，扮演虎妞時，感情全部投入，過分賣力；因而，心臟病突然發作，暈倒在舞臺上，不省人事，情況惡化，遂送往北平阜外醫院急救，挽回一條小命。

她先後在醫院及家中休養了一年多，民國五十三年九月，朱德再度提拔她任出席第三屆「人大」安徽省代表。同年，「人藝」不顧她的身體健康，命她抱病演出「關漢卿」，病況加重。不久，心臟病又發作，前往上海華東醫院進行心臟大手術，以致無法演出契訶夫「三姊妹」中的大姊奧爾加，故而，遭到毛澤夫人江青的不滿。

五十五年六月，「四人幫」江青等，在毛澤東的呵護下發起「文化大革命」運動。此時，舒綉文的病體尚未恢復，江青為報私怨，並不滿她和朱德的私情，趁朱德患病時，強迫她參加學習，每天被禁錮苦讀「毛語錄」；並且還得向劇場的「革命組織」報到，下放參加勞改，接受污穢性的批鬥。因舒綉文個性倔強，不肯坦白認錯，旋被迫寫過不少「自我檢討批評」的交待材料。

五十七年，她被押往「牛棚」，成了一名境況悽慘的「牛棚名旦」；她過去在陪都重慶是「話劇界四大名旦」，風光一時，而今變成階下囚的「牛棚名旦」，真是中共兩屆「人大」代表的一大諷刺。因為，這時她的靠山朱德也成爲紅

衛兵批鬥的對象，又臥病在床，自身難保，已無法照顧她了。

她在「牛棚」，分派到由歐陽山尊擔任班長的學習班，過度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雙重煎熬，導使她的肝臟硬化、雙腿發腫如水桶一般粗。後由歐陽山尊上報告，得以把她送往北平同仁醫院

；糟糕的是，當時醫院內，也是兩派鬥爭激烈，一切紊亂，大家胡搞。舒綉文住在大病房裡，醫護人員不理她，還罵她「牛棚名旦」還擺什麼臭架子。當然，得不到好的照顧，更談不上醫療了。

五十七年三月十七日，她心臟病突又發作，加上腹部與腿腳水腫的併發症，不治去世，享年五十五歲。當時，「北京人民藝術學院」由江青的當權派控制，不准給她開追悼會，不准留下骨灰；她獨子舒兆元，偷偷用手帕包了一些骨灰帶回家安葬。

舒綉文一代艷星，大半輩子替中共政權効命；結果，死得如此悽慘，是紅顏薄命？抑是「咎由自取」？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一·五〇八四二〇

劃撥○○一四〇四四一四號
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